



《杜瓦特家族》七十週年

張淑英

1989年西班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Camilo José Cela, 1916-2002）的第一部作品，也是成名作，同時也是他的創作裡最多外文譯本的小說——《杜瓦特家族》（*La familia de Pascual Duarte*, 1942）今年（2012）堂堂邁入七十週年，恰巧也是塞拉逝世十週年，因此，從年初到年底，各界以不同方式來為這本開啟西班牙內戰後的社會寫實小說舉行紀念活動，也向西班牙第一位以小說文類（之前為兩位劇作家，兩位詩人）贏得諾貝爾桂冠的塞拉致意，這也是繼1992五十週年慶後，二十年來再次對這部作品舉辦特別的紀念活動。

首先是去年底開始全國巡迴表演的《杜瓦特家族》舞台劇，由馬亞（Gerardo Malla）指導，藝術總監兼編劇加優（Tomás Gayo）表示籌備耗時兩年，而且要將小說眾多的獨白改寫成舞

台劇的對白，是一項相當冒險的改編工作。加優也是首先將阿莫多瓦的《修女夜難熬》（*Entre tinieblas*）改編成舞台劇的編劇，一般咸任加優改編，必屬佳作。的確，舞台劇的鮮活對白、豐富的肢體動作與情緒表達……等等，一年來已經巡迴西班牙領土成功演出。基於小說裡帕斯掛的回憶（內心獨白）占據相當份量，因此，舞台劇裡帕斯掛身邊的女人（母親、第一任妻子蘿拉、妹妹羅莎莉歐、再婚妻子艾絲佩蘭莎）角色相形突出，也是編劇刪減獨白增加對話必要的安排。

這部舞台劇和1975年由弗朗哥（Ricardo Franco）改編成的電影《杜瓦特》（*Pascual Duarte*）大異其趣。電影拼貼式的剪接，許多刻意架空對白，僅賴蒙太奇的技巧，未曾閱讀過小說的觀眾不容易吸收電影的語彙及隱喻，但哥梅茲（José Luis Gómez，1940）主演的帕斯掛・杜瓦特，「無聲勝有聲」的內心戲贏得了1976年的坎城影展最佳男主角。這項獎項的加持，加上多年來的創作、編導等成就讓哥梅茲在去年獲選為西班牙皇家學院院士。

舞台劇的紀念獻禮之外，塞拉基金會（Fundación Camilo José Cela）也將原本收藏在基金會的《杜瓦特家族》的各類西文版本（首印本、繪本等）、各種外語譯本、塞拉的手稿、親自朗誦小說的DVD，計有254種西文版本，40種外語譯本，擴大陳列展示，並舉辦專題講座。這本篇幅不抵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和馬奎斯的《百年孤寂》，卻是與之並列的西語外語遂譯最廣，銷售量最多的前三大作品。對於西語世界外圍且遙遠東方的我們，似乎難以理解《杜瓦特家族》這部小說得以和文藝復興與20世紀兩大西語經典經常並置的原因。或許七十年時間的累積，時代的成因（西班牙內戰的創傷），對文人的敬重，對國寶級人物的珍惜，以及對西班牙文化的宣揚，讓他們守護文人，猶恐讀者

遺忘作家，不希望文學凋零的迫切感造就而成。

此外，創作不離出版，也唯有出版才是綿亘長遠、最真實的驗證。西班牙歷史悠久，屬於經典老派的Vicens Vives出版社，特別邀請皇家學院秘書長、聖地牙哥大學文學理論與比較文學教授比亞努維瓦（Dario Villanueva）撰寫學術論述和編注，連同小說在年底出版，作為七十年的註腳與期待下一輪遠景的里程碑。比亞努維瓦從塞拉的創作歷程到《杜瓦特家族》一番巡禮，從西班牙內戰到現代西班牙文學的演變，從文類、文學批評到敘述技巧，從16世紀流浪漢小說到20世紀流浪漢小說的異同，從詩人羅卡對塞拉的影響，以及迄今全球各地重要的塞拉研究著作和學



《杜瓦特家族》(*la familia de pascual duarte*)書影，1982年西班牙Destino出版社（1942年首印版，1989年塞拉獲獎，1992年台灣有中譯本。）

《杜瓦特家族》書影，卡米洛·荷西·瑟拉著，張淑英譯，時報出版，1992。

者，一一陳述，完成時儼然是一部學術專書。當中，針對羅卡的詩作與戲劇三部曲（《血婚》、《葉瑪》、《白納德之屋》）對塞拉的影響幾乎是學術研究首見，證諸以往汗牛充棟的塞拉作品研究，不曾有人如此討論羅卡與塞拉的關係，例如詩的象徵、超現實元素（羅卡的詩和塞拉的《踩在夕陽下》*Pisando la dudosa luz del día*），以及處理女性角色的隱喻，例如劇作裡不孕的葉瑪和小說中蘿拉懷孕、難產、嬰兒早夭的指涉，有著類似的悲劇和宿命。

小說七十年，作家辭世十年，在歷史的洪流之中仍屬短暫；紀念活動之外，塞拉其人其作仍須經歷時間的鐮刀的考驗，始知其為流星抑或恆星。◆



卡米洛·荷西·塞拉（又譯瑟拉）照片，
加利西亞塞拉基金會提供（版權所有
César Lucas）。Foto cedida por la Fundación
Pública Gallega Camilo José Cela (Copyright
César Lucas)